



子氏賦書序

吾先生隱矣而其

高著者述之富如

山嶽川嶺有不得

而

李氏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
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
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
抑者蓋聲名赫二盈海內

矣或謂先生之爲人與其
所爲書疑信者往二相半
何扃余謂此兩者皆遙聞
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
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

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言
冷二然塵土俱盡而寔本
人情切物理一二當實不
虛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
爽然自失者也吾慨學者

沈錮於俗流而迷沿於聞
見於人之言非其所耳熟
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獨
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
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

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
咸惱之固矣若蛟龍之興
雲雨雷電皆至靈霽對百里
卽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
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

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
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
豪者之信疑者之恍忽不
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
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

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爲
衡鑑且以爲著龜余又知
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此
非先生之欲也有能抉腸
剔腎盡翻窠臼舉先生所

是非者而非是之斯先生
忻然以爲旦暮遇之矣書
三種一藏書一焚書一說
書焚書說書刻於亭州今
爲藏書刻於金陵凡六十

八卷

萬曆己亥秋日琅琊焦竑
書



書

八卷

予為左轄時獲交卓吾先生
 生于楚先生手不釋卷終
 日抄寫自批自點自歌自
 讚不肯出以示人予因異
 而問焉先生曰吾鎮日無

事只與千古人爲友彼其
作用多有妙處其心多有
不可知處旣已覩破實不
與舊時公案同如何敢以
語人也以故特書而藏之
以俟夫千百世之後爾予

聞而疑之試竊取以讀之
則見其包羅千古鑑別衆
形古昔哲后碩輔名儒大
將意念深沉事功彪炳以
及篡逆不道之倫伎藝諷
諫之類靡不悉載中間治

亂興敗貞佞賢奸一從胸
懷點綴以出品隲區別據
事直書真可謂斷自本心
不隨人唇吻者也非欲以
爲異也而何必藏之名山
以待後之人乎但先生孤

介峭直自閩入滇自滇適
楚寄跡禪林托心朋輩哇
徑稍別疑謗叢生卽今在
之人已無有知者又何望
于後在之人之知也夫在
儒局于成說膠固胸中尺

寸不失誰能凝神于寂以
心相印察其行事之實而
獨窺其不傳之真邪予謂
先生此書千百世後經筵
以進讀科場以取士如所
言無疑也茲遊金陵覓舊

侶聞其書已爲好事者所
梓業與四方人士共之矣
噫或庶幾卽有知先生者
哉昔

萬曆己亥秋

賜進士出身吏部左侍郎前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
院事翰林院庶吉士沁水
劉東星謨

李氏藏書敘

衡湘梅國楨撰

自古豪傑之士其識趣論議與
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艱難危
急之時用焉當治平無事往
見其磊塊不平之氣不得已而
筆之

於書：又不相入而藏之名山以俟
千百世之下又安知千百世之人不
猶今之人乎豪傑之士不宜於人也
如此余友李禿翁先生豪傑之士也
當其時士方持文墨矩步繩趨談性
命之糟粕獨一禿翁其識趣論議誰從

而信之故官至二千石輒自劾免取
漢以來至金元君臣名士撮其行事
分類定品一切斷以己意不必合於
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與世不相入
而曰吾姑書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
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余不及禿

李氏藏書序
翁遠甚而與世不相入則甚似之其
書之藏而傳也藏而不傳也抑亦不
藏而傳也皆不可知惟其不得已而
筆之於書又不得已而藏之禿翁之
苦心則余所深知也故為之敘而並藏
之以俟千百世之下之知禿翁者

李氏藏書序

往予以南宮之役偕潘去華
過畱都于時先生居比部先
生自託無爲人也唯知有性
命之學而已比余入楚先生
業已掛冠寓楚矣余雖時獲

聞問然先生猶居然自託無
爲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而
已及余釋策筮爲令而從潘
去華得李氏藏書讀之始稍
疑其不同焉頃來余叨南省
先生與焦弱侯俱南而弱侯

已將藏書發梓以傳矣謂其
書鑿_二皆治平之事與用人之
方質其始所自託無爲幾若
兩截豈潛心性命已久將古
今人物之變治亂之原洞若
觀火不能掩耶抑治平之事

李氏遺書 序
用人之方初非兩轍固卽真
性命之學耶予譏者末由
窺見然細翫其書其于治平
大道斷不妄矣由其言有善
治卽有真儒不由其言無真
儒卽無善治不爲而可以有

爲斯語也殆謂先生耶不然
先生固不有其才者一書之
中所三致意惟是真才是寶
豈非識天下之才用天下之
才必自不有其才者當之耶
抑識才實難唯通于性命了

達物情然後能識之也雖然
書曰藏書先生固將藏之不
以示人也豈先生以己之是
非未必遽合乎斯世之是非
而欲藏之歟管班孟堅譏議
子長謂其是非頗謬于聖人

夫班孟堅猶以子長之是非
爲非是而謂先生之藏書能
必斯世之不是非者亦決無
是理矣則先生之以藏書名
其書固宜今其是非果謬也
果當藏也則先生之心是矣

其是非果不謬也果不當藏也則焦弱侯潘去華之心是矣余又烏能知之烏能是之然余有說焉夫使是非而果謬也何可藏也使是非而果不謬也先生雖欲藏之必有

不能藏者矣夫至于不能藏也先生亦任之可也以孟堅之史才猶不能無譏于子長吾以是觀之愈有譏者必其書之愈有奇也爲史遷者萬古不易譏史遷者千古不易

以千古不易之才譏萬古不
易之史必如是而後可以讀
先生之書矣能讀先生之書
則必有善治必有真儒既能
善治而有真儒則雖謂先生
是非謬于聖人也先生亦任
之可也

昔

萬曆歲己亥秋七月朔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豫章祝世祿頓首撰



李氏藏書序

千古同一道也千古同一心也

是_二非_二無弗同也達者尚論

先得同然不求異也何者忠

臣孝子仁人義士途之人知

之無不忻慕也亂臣賊子
人僉夫途之人知之無不誅貶
也卽有奇譎巧僞能博勛名於
一時能徼驩虞於衆口而於心
有疚於道有違人心公議無

所逃也第忠孝仁義有同
然也而委曲以全忠孝隱忍
以成仁義衆人不識也匪不
同也東於見也衆人執見乃
不同也達者大觀故能闡其

微也。善哉。夫李先生之言道也。曰道猶水也。無地無水。無人無道也。信斯言也。權衡當也。程量千古可也。

耿叔子定力撰

藏書紀傳總目論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為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復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

爲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生於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老來無事。爰覽前目。起自春秋。訖於宋元。分爲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友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邪。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罰賞也。則善矣。

藏書世紀目錄

前有總序

○九國分爭

○東周

○西周

○周之無王久矣此東西周君耳非周王也周王久已寄食於東西周矣

○燕

○田齊

○魏

趙

韓

楚

秦

○混一諸侯

呂秦 始皇帝

二世胡亥附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胡亥書名書附者何若胡亥不附始皇安所見邪

○匹夫首倡

陳王勝

○古所未有故特揭而書其名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羽

○自是千古英雄不成帝故書名

○乘時復國

齊王田橫

○賢矣哉田氏三君安可泯也

○神聖開基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漢高祖皇帝

孝惠帝附

○書附無可紀也稱帝猶成君也以下皆然

○明聖繼統

○漢孝文皇帝

孝景帝附

○英雄繼創

○漢孝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昭皇帝

○守成令主

○漢孝宣皇帝

元成哀平附吁

此不足稱帝矣

○篡弒盜竊

○新莽王氏

○乘亂草竊

公孫述

○聖主重興

○漢世祖光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明皇帝

章帝以後附

東漢一百九十四年降為公又八十九年

○三國兵爭

○曹魏

○孫吳

○劉蜀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稱司馬者別牛晉也然則司馬氏僅僅兩世爾費許多機巧何益哉
其五十二年

○南北兵爭

南朝

○晉牛氏

其九十八年

宋劉氏 共六十二年

齊蕭氏 共二十三年

梁蕭氏 共五十四年

陳陳氏 共十九年

北朝

漢劉淵

後趙石勒

燕慕容廆

秦苻洪苻堅

西燕慕容沖

後燕慕容垂

南燕慕容德

後秦姚萇

北魏索頭虜

○聖主文帝宏附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聖主武帝邕附

○混一南北

○隋楊堅

二世共三十六年

雖同為混一而不得比秦始皇稱帝矣

○隋煬帝楊廣附

○廣比胡亥自勝是以稱帝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子孫附嗚呼

唐之孫子哀哉

唐共三百零六年

○篡弒巨盜

○後梁朱溫

○討逆正位

○後唐莊宗

○賢主明宗附

○此不宜稱附而限於時代矣然賢聖終難泯也歟哉

○借兵臣虜

○**後晉**石敬瑭

○乘便竊位

○**後漢**劉暠

○因時援立

○**後周**郭威

○聖主柴世宗附

○聖主推戴

宋共三百一十九年

○**宋**太祖皇帝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真宗附

雖曰附猶以宗稱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英宗附

○求治真主

宋神宗

哲徽欽附 嗚呼

此皆不得稱宗矣

○偏安一隅

宋高宗

孝宗等附

附載

遼

金

○華夷一統

元

藏書列傳目錄

○大臣傳 五門

○一因時大臣

○二忍辱大臣

○三結主大臣

○四容人大臣

○五忠誠大臣

○一因時大臣

○叔孫通

○曹參

○丙吉

○王導

附王夷甫

○謝安

○二忍辱大臣

○婁師德

○狄仁傑

附朱敬則

○三結主大臣

○蕭何

○公孫弘

○王猛

別見

○李泌

別見

○呂夷簡

別見

○四容人大臣

○陳寔

附孫羣

○蔣琬

○山濤

○羊祜

○房玄齡杜如晦

○盧懷慎

○郭子儀

○呂蒙正

○王旦

○畢士安

附李允則

○文彥博

○五忠誠大臣

○樂毅

○藺相如

○魯仲連

○侯嬴

列見

○張良

○田叔孟舒

○周瑜

○諸葛亮

附傳

○裴度

○呂端

○李沆

○韓琦

○名臣傳 八門

○一經世名臣

○二疆主名臣

○三富國名臣

○四諷諫名臣

○五循良名臣

○六才力名臣

○七智謀名臣

○八直節名臣

○一經世名臣

魏相

江統

馬周

李德裕

郭宗翰

趙普

張齊賢

向敏中

蘇頌

范純仁

呂好問

葉適

崔與之

劉秉忠

○二疆主名臣

商鞅

毛遂李同

韓非申不害

周勃

鼂錯

郅都

張騫

雋不疑

龔遂

傅介子

鄭吉

王尊

董宣

張柬之

李吉甫

杜黃裳

寇準

王曾

富弼

沈括

李綱

趙鼎

陳亮

虞允文

○三富國名臣

李俚

孔僅
桑弘羊

耿壽昌

長孫羊

戴胄

劉晏

陳恕

趙開

○四諷諫名臣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晏子

左師公

巖下貫珠

東方朔

敬新磨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文翁

路溫舒

兒寬

杜延年

朱邑

于公于定國

何武

卓茂

魯恭

徐有功

房琯

武元衡

○六才力名臣

李斯

趙廣漢

黃霸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名信臣

薛宣

尹賞

朱博

翟方進

北魏李崇

張嘉貞

崔佑甫

張詠

七 智謀名臣

蘇秦

蘇代

張儀

陳軫

犀首

樗里子

甘茂甘羅

侯嬴

別見

范睢蔡澤

孟嘗君

馮灌

春申君

○魯仲連

別見

呂不韋李園

蒯通

廝養卒

陳平

○張良

別見

酈食其

張耳

婁敬

陸賈

朱建

韓安國

王先生

虞詡

荀彧

滿寵

荀攸

賈詡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魯肅

○周瑜呂蒙陸遜陸抗

別見

劉巴

龐統

法正

王猛

姚崇

李泌

呂夷簡

○八直節名臣

屈原

伍員申包胥

豫讓

聶政

魏子與粟賢者

魏無忌侯嬴朱亥

○魯仲連

別見

虞卿平原君

○王蠋

肥義

荆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太子丹

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樂布

○周昌周苛

別見

○張良

貫高

汲黯

蘇武

霍光金日磾

朱雲

王章

龔勝等

○董宣

別見

朱暉朱穆

彭修

李善

范式孔嵩

王恂

戴封

李固杜喬

陳蕃朱震

皇甫規

史弼等

趙岐孫嵩

李膺景毅夏馥何顒

賈彪

范滂

王允等

田疇

孔融
脂習

周處

祖逖

劉琨

稽康
稽紹

安金藏

辛讜

顏魯公

劉蕡
李邵

劉安世

○蘇軾

別見

陳東

陳瓘

胡銍等

洪皓

汪立信等

陸秀夫劉鼎孫

文天祥等

家鉉翁

謝枋得等

○儒臣傳 共二門

○一德行門

○二文學門

○德行門 又分為二

○一德業儒臣

○二行業儒臣

○一德業儒臣

荀卿

孟軻

樂克

馬融

鄭玄

王通

胡瑗

穆修

李之才

邵康節

周濂溪

程明道

楊時

謝良佐

羅從彥

李侗

張九成

陸九淵

楊簡

吳澄

黃澤

○二行業儒臣

申屠嘉

蕭望之

孔霸孔光

王嘉

第五倫

宋弘

袁安

黃瓊

楊震

蔡謨

高頴

王珪

魏徵

宋璟

附魏元忠

韓休

楊綰

韋貫之

陸贄

裴垪

李絳

李昉

錢若水

杜衍

○范仲淹

別見

張方平

司馬光

呂公著

呂大防

范鎮

范祖禹

○程頤

別見

○張載

別見

鄒浩

○呂大臨

○胡安國

別見

陳師道

張浚張栻

○楊萬里

○朱熹

別見

陸九齡

附傳

趙汝愚

○蔡元定

別見

○呂祖謙

別見

陳俊卿

○真德秀

○廉希憲

許衡

別見

姚樞

虞集

○二文學儒臣

共五門

○一詞學

○二史學

○三數學

○四經學

○五藝學

○一詞學

○二史學

○三數學

○四經學

○五藝學

賈誼

賈山

鄒陽枚乘枚臯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嚴安

終軍

司馬長卿

伍被

王褒

劉向

楊雄

張衡

崔篆崔駰崔瑗崔寔

王充王符

仲長統

蔡邕

禰衡

曹子建

王仲宣等

張華

陸機

左思

謝靈運等

顏延之

附劉穆之

鮑昭謝朓沈約

陳子昂

許敬宗

李義甫

張說

蘇頲

張九齡

李白王維杜甫

韋應物

李揆

白居易

韓愈柳宗元

王禹偁丁謂

歐陽修

王安石

蘇洵蘇軾蘇轍曾鞏

○二史學

司馬遷

班彪班固

陳壽

范曄

崔浩高允

魏收

姚思廉

李延壽

吳兢劉知幾

宋祁鄭樵

歐陽玄

○三數學 共四門

○一音律門

○二曆象門

○三占卜門

○四星相門

○一音律門

萬寶常

魏漢津

○二曆象門

李淳風

僧一行

郭守敬

○三占卜門

管輅

郭璞

索統

嚴善思周傑

竇儼劉敞

耶律楚材

○四星相門

朱建平

袁天綱

王遠知

○四經學 共六門

○一易經

○二書經

○三詩經

○四春秋

○五禮記

○六五經

○一易經

田何等

張禹

京房

王弼

程頤

張載

許衡

○二書經

伏生

歐陽生平當

夏侯勝等

張禹

李尋

歐陽歙

伏湛孔僖

○三詩經

魯詩

申公

韋孟韋賢韋玄成

薛廣德

齊詩

轅固

匡衡

翼奉

韓詩

韓嬰

毛詩

毛公衛宏

○四春秋

董仲舒

王吉貢

疏廣疏

胡安國

公羊春秋

胡毋生吐孟嚴彭祖

何休

丁恭

穀梁春秋

瑕丘江公

范甯

啖助

左氏春秋

張蒼等

劉歆

賈逵

鄭眾

杜預

○五禮經

漢高堂生

二戴

梁皇侃

○北齊熊安生

○宋陳暘

○六五經

漢許慎

魏王肅

梁崔靈恩

隋劉焯劉炫

唐孔視達

宋朱景等

呂祖謙等

○五藝學

○一字藝

○二書藝

○三器藝

○一字藝

鍾絲

王羲之

褚遂良

懷素

附山谷

蘇軾

別見

趙孟頫

○二書藝

顧凱之

張僧繇

吳道元

郭忠恕

郭熙

黃筌

李公麟

○三器藝

馬鈞

藝元

○武臣傳 共三門

○一大將門

○二名將門

○三賢將門

○一大將

孫武子孫臆

田穰苴

吳起

李牧

趙奢

韓信

周亞夫

趙充國

陳湯

寇恂

班超班勇

鄧訓

○虞詡

別見

○周瑜

別見

○呂蒙

陸遜陸抗

馬隆

韋孝寬

李靖

裴行儉

郭震

張仁愿

王忠嗣

附哥舒翰

李光弼

張巡許遠

段秀實

李晟李愬

高仁厚

曹暉

范仲淹

狄青

种世衡

宗澤岳飛韓世忠

吳玠吳玠

孟瑛

○二名將

田單

白起王翦

衛青

李廣李陵

耿弇吳漢

段熲

張遼

姜維鄧艾

王濬

賀若敦

長孫晟

楊素

馬燧

劉錡

余玠

董搏霄

○三賢將

鄧禹

馬援馮異

皇甫嵩朱儁張奐

○皇甫規

別見

關羽張飛

李勣王皎

李抱真李光顏

渾瑊

曹彬

○賊臣傳

共七門

○一盜賊

○二妖賊

○三貪賊

○四反賊

○五殘賊

○六逆賊

○七奸賊

○一盜賊

赤眉賊劉盆子等

後魏破六韓拔陵

黃巢

○二妖賊

黃巾賊張角

五斗米賊張魯

奉五斗米賊孫恩

隋宋子賢

○三貪賊

蔡京

賈似道

○四反賊

僕固懷恩

李懷光

○五殘賊

甯成周陽由等

趙禹張湯

江充

嚴延年

裴延齡

皇甫鎛

蔡確

邢恕

史嵩之

附史彌遠

○六逆賊

董卓 附呂布

王敦

桓溫桓玄

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烈朱泚

○殺母逆賊附

○王陵 殺母

○趙苞 殺母

○溫嶠 殺母

○七奸賊

李林甫

盧杞

秦檜 附湯思退

○親臣傳 共五門

○一太子

○二諸王 宗室附

○三外戚

○四后妃

○五公主

列女附

○一太子

漢戾太子據

隋太子勇

唐太子建成

太子忠

太子弘

太子憲

太子瑛

○二諸王

楚元王交

梁孝王武

河間王德

中山王勝

東平王蒼

楚王英

朱虛侯章

吳王濞

淮南王長

晉八王

宋劉義康

○三外戚

史丹

王帝

傅喜

陰興

樊儵

梁冀

竇武

晉楊駿

唐長孫無忌

○四后妃

漢馬后

班婕妤

唐長孫后

宋曹后

高后

孟后

漢呂后

趙后

竇后

竇憲鄭眾附

晉賈后

賈充附

隋獨孤后

唐武才人

吉頊附

韋庶人

壽王妃楊氏

楊國忠附

○五公主

宋荆國主

李遵勗駙馬附

唐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列女附

桓少君

王霸妻

姜詩妻龐氏

班姬

樂羊子妻

李穆姜

孝女曹娥

龐涓母趙娥

皇甫規妻

陰瑜妻荀氏

孝女叔先雄

羊耽妻辛氏

洗氏夫人

謝枋得妻李氏

○近臣傳 共三門

○一宦官

○二嬖幸

○三方士

○一宦官

漢正直宦官呂彊

唐小心宦官高力士

忠謹宦官馬存亮

嚴遵美

後唐忠節宦官張承業

以上皆大賢有益於國者

秦趙高

狼賊

漢石顯

固寵

單超等五侯

恃恩

曹節王甫等

結恨

侯覽

報怨

張讓趙忠等

回寵

唐李輔國

恃功

程元振

恃功

魚朝恩

恃恩

仇士良

恃逆

○二嬖幸

漢鄧通

董賢

○三方士

成書列傳

目錄

五

漢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外臣傳 共四門

○一時隱

○二身隱

○三心隱

○四吏隱

○一時隱外臣

漢梅福

逢萌王君公等

周黨等

周燮馮良

韓康

范丹

漢濱父老

陳畱父老

魏桓

姜岐

申屠蟠

黃憲

戴良

袁閔

郭泰

徐穉

管寧

王烈

○夏馥

別見

龐德公司馬德操

魏張璠

焦光

隋李士謙崔廓

張文詡

唐元德秀

鄭遨等

宋南安翁

蘇雲卿

○二身隱外臣

或書川傳目錄

莊周列禦寇

秦四皓

漢嚴遵

鄭樸

向長禽慶

野王二老

嚴光

井丹

閔仲叔荀恁

梁鴻高恢

高鳳臺佟

矯慎馬瑤

樊英周勰法真

魏寒貧子

翟莊

晉孫登

皇甫謐

附楊王孫

陶潛

五代陶弘景

宗測馬樞

阮孝緒

眭夸

李謐孔淳之

翟法賜臧榮緒

朱桃椎

唐孫思邈

武攸緒崔觀

陸龜蒙

司空圖

宋陳搏

○邵雍

別見

魏野

林逋

張學

○順昌山人

○元劉因

○三心隱外臣

○戰國魯仲連

別見

晉阮籍

劉伶

隋王績

○唐李白

別見

宋种放

○四吏隱外臣

○戰國侯嬴韓張良

俱別見

漢東方朔

○楊雄

別見

胡廣

蜀譙周

○晉王導謝安

俱別見

○唐婁師德

別見

○白居易

別見

鄭繁

馮道

後有總論序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

李卓吾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聖。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唯聖主難逢。而賢主亦難遇。然後大臣之道。斯爲美矣。故傳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污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如諸葛孔明之輔劉禪。可以觀矣。非謂必兼全五者。而後足當大臣之

名也。大臣又不可得。於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已。故傳名臣。夫大臣之難邁。亦猶聖王之難遭也。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彊。然名臣不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為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迹。而不能造其域。卒為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為武。而文武從此。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為後先。疏附出為

奔走禦侮。曷有二也。唯夫子自以嘗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為邯鄲之婦所證據。千萬世之儒皆為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即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武臣之興起於危亂。危亂之來。由於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受人家國之託者。慎無刻舟求劍。託名為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若康

節先生明道先生龜山楊先生皆儒也。雖曰古之大
臣。又誰曰不宐。又誰敢嗤之。作列傳。

書李氏藏書後

當海內異同先生時。小子獨承鄉
而知其為是。比獲從眾友朋旅見
先生矣。小子獨罄款而知先生實
未。有不是者。時所叱咤人或駭走
唯小子但見其為慈。閱之至愈益。

趨侍之矣今幸得先生藏書讀
之藏書之所進退程衡世之人
皆知其為奇然亦有驚怪者則
舊見橫集未足以讀此書也此
書確然為千萬世史中之經將
有志于用世者斷乎其必有

以考矣嗟予小子何足以知先
生乎雖予小子亦不自知其何故
而獨能知我先生也先生嘗語
予曰子蒙者也舊見尚少猶有
嬰赤之初乎故自予之得侍先
生也其知予者謂予以讀易故

得侍先生久其不知予者謂
先生以父執故俾予得以終日
侍先生也乃予小子則何待于
是因先生命予校正藏書既校
訖遂志其語于此

萬曆己亥季秋門人方時化謹書

世紀總論

李生曰一治一亂若循環自戰國以來不知凡幾治
幾亂矣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已為幸矣幸而治則一
飽而足更不知其為麤糲也一睡為安更不知其是
廣廈也此其極質極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也其勢
不得不野雖至於質野之極而不自知也迨子若孫
則異是矣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之險惟知
安飽是適而已則其勢不極文固不止也所謂其作
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雖神聖在上不能反之於質

與野也。然文極而天下之亂復起矣。英雄並生，逐鹿不已。雖聖人亦順之。爾儒者乃以忠質文並言，不知何說。又謂以忠易質，以質抹文，是尤不根之甚矣。夫人生斯世，惟是質文兩者。兩者之生，原於治亂。其質也，亂之終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質者也。非矯也。其積漸而至於文也，治之極而亂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夫當秦之時，其文極矣。故天下遂大亂。而興漢。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雖欲不質，可得耶。至於陳陳相因，貫朽粟腐，則自然啓武帝大有爲之業矣。故漢祖之神聖，堯以後一人也。文帝之用柔，文王、姜里以後一人也。西楚繼蚩尤而興霸，孝武紹黃帝以增廓，皆千古大聖，不可輕議。羣雄未死，則禍亂不息。亂離未甚，則聖神不生。一文一質，一治一亂，於斯焉見矣。

藏書世紀目錄卷一之二

前有總論

九國分爭

東周

西周

燕

田齊

魏

趙

韓

楚

秦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二世附

匹夫首倡

陳王勝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羽

乘時復國

齊王田橫

神聖開基

漢高祖皇帝

惠帝附

藏書世紀卷一

九國兵爭

東周西周

周烈王立十年崩弟顯王立顯王立四十八年崩子
 慎靚王立慎靚王立六年子赧王立先是敬王四子
 子朝奔楚王雖反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
 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為
 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
 立也及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別封於鞏是爲東周。以鞏與成周俱在王城之東也。班之兄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矣。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覬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卽王城舊都也。後秦昭王使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而遷西周君於憇狐。後七歲而秦莊襄王滅東

西周東西周皆入秦周遂不祀

燕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

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奇○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又、奇、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於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

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鄒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

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鄣，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即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荆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弑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即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名，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畱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

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威王曰：寡人之所為寶者，與王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

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

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大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歿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

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

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
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既去
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
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
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
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
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有○此○父○宜○有○此○女○汗吾世終身不覩
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
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

為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后卒
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
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
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
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
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
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
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
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

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為可為謀
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十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
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
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
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
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

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莒
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
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柏耶柏耶佳
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而分其地魏安
李卓吾曰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
如建者不餓死中甚用也餓死一無用痴漢而可以
全活數十百人猶且為之況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
不格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
本以為民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為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壘欲壘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

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夫。傳至趙鞅，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

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悞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

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燹。死以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燹。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洹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

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為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

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十六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既寵立為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名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疆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

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
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
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國相并傳王是爲
惠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
之而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
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
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

驚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

代安陽

子

又使田不禮相章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

作亂殺肥義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

公子章及田不禮而主父遂餓死三十三年惠文王

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使

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

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名

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

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

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圍邯鄲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毅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

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

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

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弁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弊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

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先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言其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

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
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二年趙魏攻華陽
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
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
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
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安盡
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
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
昭陽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
秦使齊乃爲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
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
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
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
百里卒爲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

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于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禦守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柰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於秦曰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

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

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秦歸其喪楚

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子房○一○推○矣○二十七年頃襄

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

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

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蘄殺將軍項燕

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郡

五年王崩遂葬於西門外

而立負刼為四半秦穆王謀如秦軍于澠池秦軍敗燕

幽王卒申侯王立哀王其子負刼之封因襲號哀王

主卒于涉原王立二十五年涉原王卒于幽王葬立

人對之收悲賦如請美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敗襄

對對之秦則襄王三年對王初卒於秦秦祖其妻於

襄王葬於西門外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

秦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

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

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為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

代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

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維也襄

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

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

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攻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下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蹠簡公之

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

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

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
鼎絕臚死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王五
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
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
文王除喪卽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
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藏書世紀卷一

藏書世紀卷二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秦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名爲政當是時秦地已并
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
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
冠帶劍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
斯下韓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
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

伯夫羊江潛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
 臣以四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
 其計。先尉繚充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田秦王為人
 蜂準長目曲鼻鷹鵠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
 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
 秦王相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
 去秦王覺固以此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
 事至二十六年秦遂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
 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月之靈六王咸伏其辜

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
 號丞相御史大夫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
 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曰太皇命為制令為
 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者皇采上古帝位號號
 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
 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
 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
 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

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鑠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

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
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累立石頌秦德
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畱三月作瑯琊臺立石刻
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請
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
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
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
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巫凡女舜之妻而葬於此於

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植其山二
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快人爲盜所驚乃登之
累刻石旋遂之瑯琊道上黨入三十一年更名臘曰
嘉平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
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
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
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驗不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以
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
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四年始

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清，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

○大○是○
○各○以○治○
○甚○可○賞○

○惡○佞○恐○其○亂○義○李○斯○

之謂矣

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

卒自殞身滅族者宐矣

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
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
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
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
天下謂之阿房宮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
東門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願
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灰之藥殆可得也於是
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
甬道相連幃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

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
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
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
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畫得像侯生盧生相與
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
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
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
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
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問

直使儒生○至○今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猶○害怕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

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于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

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

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歿使者問其故因忽不

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

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

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

也○人○也游徙吉二十七年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

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

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

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峽中渡

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

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

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

始皇乃令人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

出射之至之杲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

津而病崩
沙丘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為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弑二世立子嬰降號為王子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而秦亡

匹夫首倡

陳王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發間左戍漁陽與陽夏人吳廣皆為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嘗謂天下皆已叛天下皆已叛

陳書世已

者乃公子扶蘇今或言無罪而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言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尚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

恚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以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已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吳越次陳入據之而號召其縣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

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官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勝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當此時秦令少府章邯發兵以擊楚軍。廣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而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西迎秦軍。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勝王凡六月而死。葬於碭。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勝首事也。至高祖時為勝置守冢。

二十家嗚呼。此所以稱高祖與。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

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於籍謂守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詢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

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驚伏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

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其軍吏
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
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
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萬人軍下邳梁聞陳
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許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
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
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
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
天○道○好○還○

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
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
從民望也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
王田儋於臨菑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
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
西略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
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
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如齊
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啣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

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大不是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食卒食半是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

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今
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即
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籍誅之諸將讐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
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其立羽為假上將軍使
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
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
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
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度皆沉船

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
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
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
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
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好殺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
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
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羽
乃立章邯為雍王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略地至河
南遂西到新安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亟谷關

有兵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

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

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會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

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人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

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

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項王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

亦難

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何不自王而自塞之設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巴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狗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盡阮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

城陽項王因雷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好漢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稍收散卒至榮陽諸敗軍復會因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大是項王乃急圍榮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

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好。信。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兵還出宛葉間項王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好。得。力。人。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城皐項王已破走彭越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漢果數挑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皐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

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
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
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
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王漢王
傷走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
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已約項王解而
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

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

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

騅常騎乃悲歌^{真好漢}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歌數曲美人之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

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

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

道問一田夫田夫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

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
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
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
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而為圓
隙外嚮漢騎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
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
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

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

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

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

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

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

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

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

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

慧可如何

大○是○英○雄○語○

說天○亦是天與以好漢不與以知

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踏，爭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為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嗚呼！此其所以為漢王也。

乘時復業

齊王田橫

田儋者，狄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家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畧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

兵東走東阿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
平齊地後榮自立為齊王盡拜三齊之地項王聞之
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
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
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
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
廣為齊王而橫相之橫大錯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
下齊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信亦大錯襲破齊歷下
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

廣被虜橫乃自立為齊王及漢王立為皇帝田橫懼
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是赦田
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
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
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真帝王即來人馬從者敢動
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
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
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

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

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漢高祖皇帝

公之至。限。開。田。費。亦。皆。自。殊。汝。長。乃。味。田。費。只。衆。
公。之。至。限。開。田。費。亦。皆。自。殊。汝。長。乃。味。田。費。只。衆。

神聖開基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漢高祖皇帝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媪嘗息大澤之陂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
上巳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
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
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
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

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
費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
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
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
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
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呂公因日固留高
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
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女卽呂后也
高祖嘗告歸芝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

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
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
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
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
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
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
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
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

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徑開行
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
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
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
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
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卽隱於芒
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
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

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起斬
至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師
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
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
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
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
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卽室

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
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
故也秦二世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
沛公往見之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
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
秦二世三年也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
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
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僇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

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
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
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
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齧戰犍東大破之畧南陽郡
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
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
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
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齧降八月
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冬十一月沛公至霸上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
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
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名
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
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
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
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
約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
王曰日之師

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
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十二月項羽帥
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
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
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
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
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
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是天子氣又可擊此天子氣急擊
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

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見伯謝羽鴻門羽乃解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正法二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既亡榮弟橫收得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

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

漢、祖、說、天、則、可、項、王、說、天、即、不、可、

此天也

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

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

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

為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

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

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

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

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八月漢王以韓信為左

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九月信等虜豹傳謁滎陽

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

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隨何

既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

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

臯項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

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

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

父大怒而去發病歿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

詐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
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日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
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
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
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
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
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
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
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
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
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
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遂
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
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
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
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卽中鄭忠說止漢王高
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

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妙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羽乃謂海春侯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羽遂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臯戰又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既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

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漢王疾瘳西入關妙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妙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楚糧食項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乃與漢約
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
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
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
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
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
今豹歿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
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
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
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
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
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二月漢王卽皇帝位夏五月置

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王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真○英○雄○一末，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英○雄○語可敬哉。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

入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鞮，連戰乘勝，遂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

成書士已 卷二 三六

為將乎。四人憇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淮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是月也。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畱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

兮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今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項○王○失○意○泣○漢○王○得○意○亦○泣○英○雄○故○多○感○泣○矣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

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

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

等諸大臣。嘑血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

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襲

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主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
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壽五十三卽位七年起兵
五年共十二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故與帝爲
編戶民北面爲中央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
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
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

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
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大
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
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

孝惠卽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呂氏殺趙
隱王如意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恐呂后畱之乃獻
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秋七月相
國何薨四年春三月惠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五年
相國參薨六年舞陽侯噲薨七年秋惠帝崩在位七

年、吕后臨朝八年、太史具贊曰、孝惠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平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藏書世

卷二

百
里
茶
元
角

百
十
六
冊

百
里
茶
元
角

